

情感與權力之間

談《鋼琴教師》的愛欲宰制關係

劉承欣

《鋼琴教師》是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芙烈·葉利尼克的得獎作品，此書曾於二〇〇一年由奧地利導演麥克·漢內克改編成電影，拿下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及最佳男、女主角獎的榮耀。

奧地利作家兼詩人艾芙烈·葉利尼克自許為一女性主義者，她的作品常觸及女性、感官、身體等議題，擅長批判婚姻與社會的權力宰制關係，作品充滿爆發力，批評界認為她是德語系作家中，最讓人感到不舒服的女作家之一。

《鋼琴教師》被視為半自傳小說，描寫一位年屆四十的鋼琴教師艾莉卡，依循母親的期望，為成為一名全國知名的鋼琴家，而不斷苦練琴藝；但母親卻也以虛榮、沉溺於男女愛慾會干擾她學琴為理由，用各種手段限制艾莉卡發展情慾的自由。但在奧地利的社會環境下，並不允許一位女音樂家的產生，艾莉卡犧牲青春的結果，僅換來一個鋼琴教師的職位和年色漸衰、因缺乏愛而萎縮的女體。

為了宣洩被壓抑的情慾，艾莉卡只能透過偷窺他人做愛、用剃刀自殘等間接而不會被母親發掘的方式，尋求滿足。當漂亮年輕的男學生克列默愛上她，在各懷心機的情況下，兩人展開一場相互爭奪支配權的性虐待與被虐愛情旅程。

然而，這並非一個單純的師生戀故事，藉由母女、師生及社會背景的描寫，文本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權力宰制關係，導致人因為對自我和他人疏離，而失去愛的 ability，使生命喪失存在重量的悲劇。

以下就針對文本中的存在於母女、師生、男女的權力宰制關係進行探討，希望能梳理出宰制關係過度放大，對人性的灼傷。

母女的情欲宰制關係

文本一開頭描寫艾莉卡因為晚回家，而被母親質問，並斥責她亂買新衣服，耗費原本應該存起來買新公寓的錢，因而引發母女間的拉扯衝突，之後又立刻在母女互相詛咒、哭泣下，莫名其妙的達成和解。這段情節的描寫，為整篇小說人物的愛欲矛盾定立了基調。

對艾莉卡的母親來說，艾莉卡是一個「好動、令人擔心的財產」，她很有天賦成為一個音樂家，但卻因為不聽從母親的意願，愛慕虛榮、渴求男人的愛慕，而擔誤了音樂家的養成，作為一位母親，財產的擁有者，她有絕對的權利決定如何處理財產、確保財產的安全，因此她掠奪艾莉卡每一件新買的衣服，或偷偷的轉賣，或把它們禁閉在衣櫥裡，如同禁錮艾莉卡一般；並「決定艾莉卡出門該穿什麼」，限制女兒的行動、動不動就打電話查她的行蹤，深怕她被突然出現的陌生男子拐走，母親「可不想變成丈母娘，她比較喜歡當個普通的媽媽，她相當滿意現狀」。

而這些衣服也隱喻艾莉卡的命運與心理狀態：

那些洋裝還不曉得自己的「生涯」已經然中止了，秀都沒秀過，就被束之高閣，而且永遠不會穿上。艾莉卡要的只是擁有它、瞧瞧它、保持距離地觀看它。……現在她的衣櫃裡多了具「屍體」，但它可是她的財產。……有時候，雖然機率很少，艾莉卡會起身，打開衣櫥門，輕輕撫摩那些見證她私密欲望的衣物。

衣服隨時間、流行而不斷被人汰換，過時的衣服在人群中顯得格格不入，如同艾莉卡的青春，過了開花燦爛的時期，也彷彿失去異性

注目的機會。而洋裝作為能夠顯現青春、女性特質、增加性吸引力的媒介，卻一再被禁閉於衣櫃中，無法發揮作用；艾莉卡被母親剝奪打扮的機會、和異性交往的空間，彷彿高貴、無欲的活著，卻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嵌在琥珀中的昆蟲，時間不具任何意義」，且「早就喪失爬行的能力」，對於潛藏在自己內心的欲望，只能透過性愛相關儀式，尋求釋放，卻無法、也不被允許情欲的完成：她對於衣服只是想「擁有」，而去看脫衣舞娘表演時，隔壁間的男人都不斷透過手淫達到欲望的解脫，但她卻「只想要觀看」，並在她認為「達到極限」時立刻退出，母親對她情欲的限制，已內化成艾莉卡自我防衛的機制，不知不覺為她形塑了不同於一般人的情欲模式。

母親對艾莉卡的禁制，的確如她所想的形塑了她的女兒，阻斷了一般情欲完成的模式；但被延宕的情欲並不隨時間而滅絕，而是成為一股伏流，在暗處不斷沖刷、形成一條難以估量的巨河，隨時等待浮出地表。

艾莉卡其實並不安於母親的掌控，除了暗渡的情欲行為外，最明顯的反抗是在克列默排拒她信中的虐待行為後，對母親近似性侵犯的舉動。

艾莉卡持續猛烈吻遍母親。……艾莉卡打著母親，像缺乏什麼，但並非貪淫。……母親與孩子角色對換了，因為，通常是母親打人的……母親把她女兒的動作稱作噁心。……沒有用的一母親沒被這樣吻過，已經十幾年了

無法和情人獲得情慾的完成，這股被壓抑的力量，就成為顛覆既有規範的動力，那個規範就是母親和母親所帶來冷硬的禁制；藉由粗暴的情慾行為，艾莉卡一方面從母女關係中，化被主宰者為主宰者，象徵性地奪取以往被母親所獨占的權力，獲得發展情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因為母親長久濫用職權的關係，不僅造成艾莉卡情慾模式的扭曲，也禁錮了母親自己的情感，使兩人都因缺愛而枯萎。

艾莉卡在和母親搏鬥的過程中，蓄意掀起母親的衣袍，使母親平常不會外露的陰毛被看見；渴望脫離自我禁錮狀態外，她或許也渴望探觸、了解這個緊緊糾纏她的生命，卻也把自己鎖在某處的母親，是否真的愛她？只是，這種情感表達方式是如此笨拙，母親是否能夠感

知得到？感知到了是否會回應呢？而母親最終只是「默不作聲，當作什麼也沒發生」，甚至隨後當她被強暴時，還一直擔心自己多年來的訓練將付諸流水；或許，對情人、母親情愛索求方式的謬誤，是造成艾莉卡悲劇的主因，但她從來也沒有好好學習情感表達的機會。

宰制關係的延伸

母親從小灌輸艾莉卡，她是與眾不同，並在艾莉卡失去成為鋼琴家機會後，和她一起批評那些可能超越她的學生，教育她不要讓別人有機會出人頭地。

母親的這些觀念和她對艾莉卡的控制，影響到艾莉卡看待周遭人事的方式：她要求學生依照她指定的方式去詮釋作品；認為老師有權利掌握學生，而不時跟蹤學生；遇到偷看裸女圖的學生，會在課堂上譏諷他就是因此才詮釋不好作品的；她認為自己才真的懂何為藝術，學生和一般大眾卻常玷汙大師們的作品，令她想「懲罰」這些人，但其實她也僅是個「詮釋者」，「只能在偉大的音樂原創這眼界下，勉力謀個小小空間」。

然而，她的學生們對藝術大都別有想法，當老師對他們大談詮釋音樂時，他們可能只想著自己是否能夠通過考試，成為另一個鋼琴教師，如此才可以不用回去繼承家裡的豬肉店；而這些學生的父母如同艾莉卡的母親，對藝術不見得了解多少，但光知道有藝術這回事就夠叫他們興喜若狂了！

因為藝術代表了跨越和保證，保證你屬於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代表你能從沒錢沒地位的困境翻身。

此家族(常舉辦音樂會的貴族家庭)熱愛音樂，而且希望他人也受薰陶；用愛的耐心，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強迫。……教授只消揮揮小指頭。孩子們就會帶來驕傲的爸爸、媽媽..這才算符合學琴的前提。學生們知道如果不出席，那麼分數肯定會很低。

因為有這層心理因素在，艾莉卡才得以讓其實並不想參加音樂會的學生來聽她演奏，也因為這個潛在的因素，母親才那麼堅持艾莉卡要獻身於藝術。

主導權的爭奪~ 男女的情慾宰制關係

而艾莉卡和克列默之間，也隱含了這種因為爭奪權力位階而產生的矛盾和暴力。

在說明這種矛盾之前，我們不妨先藉由小說中的兩個事件，了解一下角色所處的社會的價值觀。

第一個情況是艾莉卡去看脫衣舞秀，那是個女人很少去的地方，當她進入那個場域，原本屬於那個場域的男人，便感到束手無策、感覺她是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且原本按照他們的習性，是「會強姦任何自己幹得到的女人」的，但這些男人僅是「遲疑地向她伸出手，但接下來很快就縮回去」，為什麼呢？因為她走入專門提供顯赫紳士用的廂房，而他們則進入工人區。

第二個情況則是艾莉卡去野外偷窺一個土耳其男人和奧地利女人做愛，男子只「幹他想要的」，而不願照適合女子的方式，完全像是這段關係的主宰者；但當兩人完事後，女子恢復成爲奧地利人，男子變回土耳其人，由於土耳其人在奧地利地位不高的緣故，女子又突然變得高傲，男子則恢復對她的敬意。

由以上兩個情況，我們大概可以看出小說所設定的社會背景，在正常的情况下，男性的權力凌駕女性之上，但種族或特殊的社會身分可能造成這種關係的流動。

艾莉卡傑出鋼琴教師的身分，使她在旁人眼中具有「征服」價值，也使她在某些情況可以超越女性所處的位階；克列默儘管認爲她下半過於豐滿，但卻因此對她更「充滿慾求」，他認爲「假如你想操縱女人，只要叫她自覺身材還有不足之處，你就能俘虜她」，並把她視爲人生的初學階段，就像第一部車一般，可以幫助他成爲「老手」。

克列默自稱愛慕他的老師，但他更希望的是成爲艾莉卡的老師，並且不斷藉由提出相異於艾莉卡的音樂詮釋，企圖呈現：他的年輕、活力，使他比艾莉卡更懂生命，他可以領導她體會生命的歡娛，在她面前重新取回男性應有的權力位置。

而克列默的生命力的確帶給艾莉卡威脅感，讓她常常希望他不要出現，或想逃回家裡，回到象徵保護也隱喻囚禁的母親身邊；但另一方面，她對他產生了佔有慾，跟蹤他、確定他沒有跟其他女孩來往，甚至將碎玻璃放入和克列默談笑的女生衣服口袋裡。

然而，克列默是故意要讓他的老師忌妒的，當他看到女學生割花的手，便認定自己自己已征服了艾莉卡。

在頂樓的廁所，克列默欲品嚐他的獵物，但艾莉卡卻只願意幫他手淫，甚至對他有許多的命令，使他覺得受到屈辱，因爲「她要求特權，卻拒絕把特權給男人」；之後，艾莉卡寫信給他希望他虐待她，更讓他覺得受到冒犯。不是因爲他下不了手，甚至由之後的強暴事件，可知那很符合他喜歡掠奪的個性；只是因爲他是男人，應該享有決定的權力，艾莉卡要求受虐，其實是透過要求受虐的動作，把他變成她的寵物，因爲訂立愛情規則的是她，使她居於主導的地位，這對克列默來說是難以容忍的僭越。

克列默的想法行爲顯示他認爲男性的位階優於女性，但另一方面，艾莉卡由於鋼琴教師的身分，使她在社會上享有比他高的位階，而這是克列默急欲透過鋼琴技藝的展現、情愛的征服超越的，所以當艾莉卡向想要讓他在學校演奏會獨奏的學院總監打小告，說他疏於練習，他便彷彿發狂般，等總監離開後，便不斷咒罵艾莉卡「臭得厲害」、「她那叫人噁心的教師惡臭直往下流，跑進他的胃裡」。

而艾莉卡表現情愛的方式其實沿襲自母親，控制，便是她熟悉的情感模式。但艾莉卡在其所假想的愛情裡，同時扮演兩種角色，一個是如同母親的規則制定者；一個是如同自己的被虐者，藉由虐待與被虐這兩種心理的吐露，艾莉卡再現了糾葛的母女關係，也探尋了獲得救贖的可能，但克列默畢竟不想陪這個老女人耗一輩子，經由強暴行爲重新取得「男人應有

的位階」後，於他而言，便完成了此次愛情遊戲的目的。

而艾莉卡在錯過刺殺克列默的機會後，拿刀自殘，將所有因為自我與他人疏離、自我與自我疏離所造成的，愛欲孤寂與生命的無定感，一股腦兒地衝撞己身，這一自我內爆的舉動，究竟代表著希望的全盤失落？或者藉由痛感的劇烈穿刺，能夠打破外界糾纏的藩籬？無論如何，在整個社會對人權力的差別化分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是否艾莉卡和如艾莉卡一般的男女的命運能夠有所改變，或許我們很難期待。

玻璃窗在陽光閃耀。它們並不為這個女人而開啟。其實不論是誰，它們都不會開啟。沒有好人，雖則很期待他會出現。……好多人向她走來，又分別繞開她。